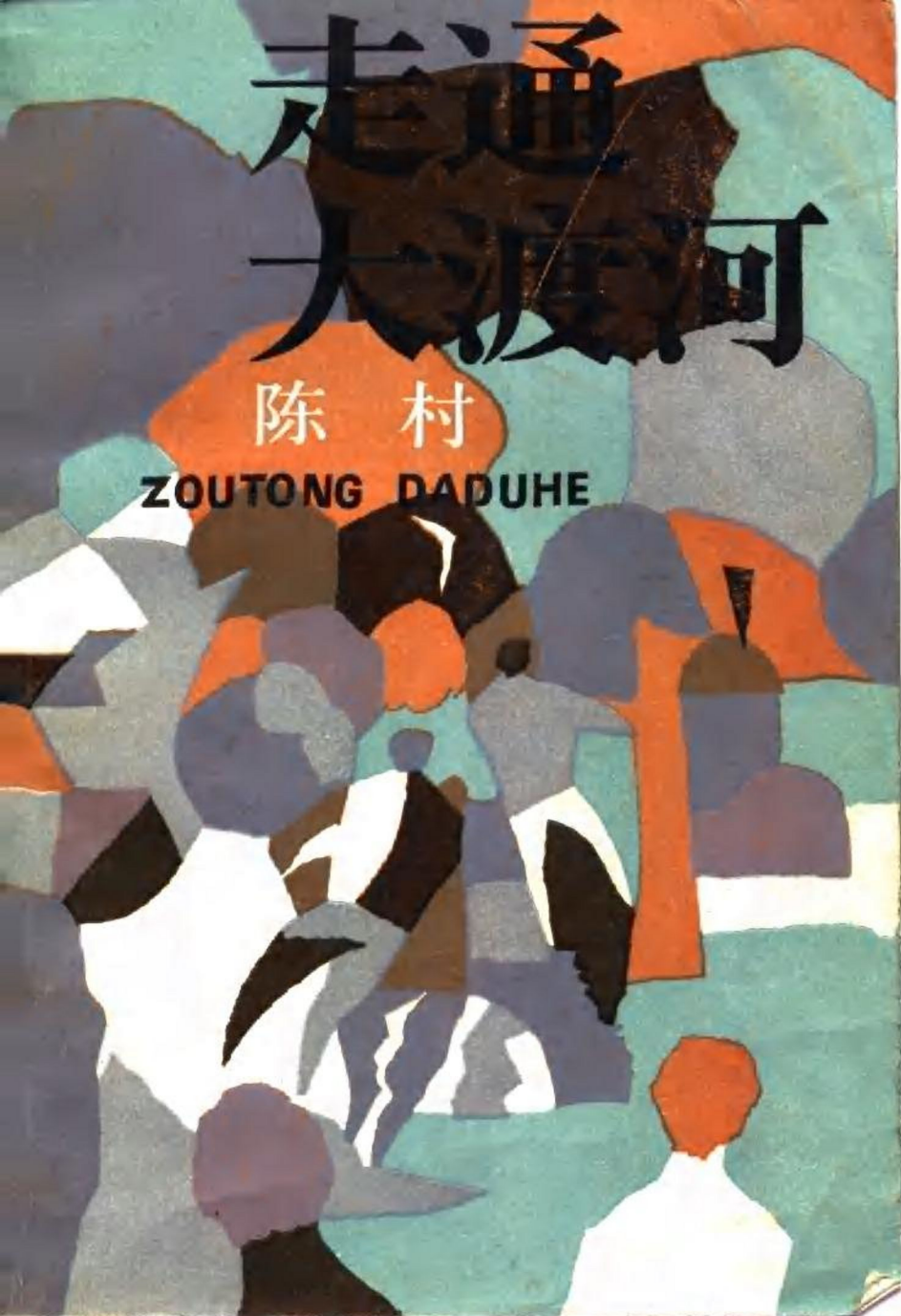


走通大渡河

陈 村

ZOUTONG DADUHE



走通大渡河

陈村 ●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丘 峰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走 通 大 渡 河

陈 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316,000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400 册

书号：10078·3774 定价：2.05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青年作家陈村的第一部中、短篇小说集，其中《癌》、《走通大渡河》、《野外》为中篇。

陈村以他对生活的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。本书的作品大都是表现青年生活的。《我曾经在这里生活》、《蓝旗》是脍炙人口的短篇佳作，作品以深沉幽默的笔调记录了老知青在那“非常年代”里的非常生活。他们在那土地上洒下了血汗，消磨了青春，有的还长眠地下，他们有着不可收回的失去和不会失去的收获，读来感人至深，令人回味。《两代人》、《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》、《地上地下》等篇是写城市青年生活的，写出了青年人对生活的执著追求，对爱情的向往，颇有新意。《走通大渡河》是陈村的中篇佳作，作品环绕“我”在走大渡河时看到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和感受，用时空交错，思绪跳跃的手法写出了桀骜不驯、摄人魂魄的大渡河的野性，描绘了当年的踏勘队员是如何驯服这条烈性的河，如何走通了这条古老而神秘的河，由衷地赞颂了人们的献身精神。作品色彩浓烈，构思奇特。

陈村的小说主题含蓄，语言凝练，风趣幽默，节奏感强，耐人寻味。

遥远的灯光

(代序)

天黑了。

我站在空荡荡的船头甲板上，凭着记忆，认出了影影绰绰的大小梁山。小时候就读了李白的诗：“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，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”

激动我的不是诗。

天上有个月亮，几片云，几道光。地上有条大江，几张帆，几支桨。

呵，遥远的灯光！是风在将它朝我吹来？稀疏的，烫人的灯光。

就象当年趴在一张九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，急切地寻找大有神秘感的裕溪口，我努力睁大眼睛，看着左岸，企图找到运漕河，找到它汇入长江的那个小点。徒劳的。

灯光越来越近。真热！

我想跳下船去，变作一条回游的鱼，沿着曲曲弯弯的河道，游过船闸，游过雍家镇，游向我的板桥，踏上当年放小牛

的河滩。

我曾经在那里生活。

乡亲们也许还能记起，那个犁不好田插不齐秧的“上海佬”，戴一副“眼镜子”，穿一身工作服。工作服又破又旧，旧得连“安全生产”的字样都看不清了。那时候不懂得挑剔。

船在哼哼哈哈地溯江而上，灯光渐渐远去。广播室通知芜湖到了。我想上岸。

“能上岸。”好心的服务员说，“快去，不要漏船哟！”

是的，要快！我快步走过跳板。

当年的记忆全都苏醒了。沉甸甸的……

我记得，走进那家苍蝇飞飞的小吃店，卸下肩头的扁担，要一碗佐料很少的面条。

我记得，走进人声嘈杂的候船室，一眼看中行李寄存处的窗口，它一尺来宽，略带倾斜。爬上去，伸直腿，呵，真舒服！

我记得，朦胧中传来的没精打采的对话：

“你是哪里的？”

“宣城……”

“无为……”

“庐江……”

呵，我们是一样的人！

我们象候鸟，冬天回城，春天回乡，两边都是家，两边又都不是家。家！

汽笛响了，船在呼唤它的旅客。我走回船去。

“你们是作家！”他充满自信地说。

“不不，我不是。”我惶惶地回答，“我是乡里人。那儿。”

我朝西面指了指，赶紧逃向船头。

我呆呆地看着长江，看着长江寂静的左岸。在天与水的交界处，隐约可见黑沉沉的岸线。我真的是乡里人，没有说谎。虽然我曾苦苦挣扎，竭力摆脱它的引力，但终究还是它的俘虏。它已渗进血管，侵入细胞，刻骨铭心。

我带着箱子离开了这里，六年前。那天的风真大，将千百个屋顶的茅草吹上天空，将我的眼镜吹落河中，吹起一片哭叫，吹起一片咒骂……

锚链在节节上升，铁锚被拉出水面。风来了。愿风送去我虔诚的祝愿，祝乡亲们年年吃上饱饭。永远永远。

我来过了，我要走了。前面有香溪，前面有巫山。汽笛声中，我记起了早先写下的两行诗：

我们上了岸，没抛弃船，

我们信仰航行的欢乐。

1980.11.9

目 录

遥远的灯光(代序)	1
两代人	1
无声的友谊	30
我曾经在这里生活	36
我是经理	56
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	72
游泳池里的小辫子	94
大学：风俗画	100
书	109
一个和另一个	126
一个天才的起落	147
蓝旗	161
一个不走运的朋友	200
你才三十岁	220
地上地下	237

癌.....	258
走通大渡河.....	310
野外.....	404
后 记.....	499

两代人

1

人人都有父亲。我父亲是报社的编辑，名气大大的。他有一张严肃的脸，不爱笑，也不爱说话。他有时总喜欢看你那么一眼，好象要一下子看到你心里，看得我怪不自在的。大人们都愿意找他，我还不是大人，再加上看不惯他的大胡子，所以老是离他远远的。

好在这种日子也没太久，到我十三岁那年，我终于看出了他胡子背后的弱点来。于是，我发觉自己用不着那么怕他，——他的弱点不正是父子平等的最牢靠的基础吗？

那年头正是语录歌的天下，兴抄家，兴打人，还兴自杀。爸爸是个精明人，一向神气十足，不过这时好象也没了主意。等到那天外面敲起门来时，他竟浑身发抖了。是人都不会这样敲门，敲得门板都要碎了。一伙人还转到平台上，想从玻璃门进来。我能让他们进来吗？我操起门背后的钓鱼

竿，“杀！”玻璃碎了。再低一些多好，准叫那家伙变猪八戒嘴脸。爸爸象蒙泰尼里主教那样冲过来，一把夺过他儿子的武器，接着打开了门。

进来的人并不领他的情，照着他的脸就是一拳，又是一拳。拳头象是打在木桩上，爸爸一动也不动。父亲的尊严就是从这里开始破产的。我冲了上去，却被他们一脚踢了回来，皮球似的一直滚到床下。

等到妈妈下班回家，家已经空得象个广场，他们什么都不放过，连我的蟋蟀盆也给砸了。

爸爸被抓走了，不知关在什么地方，一去就没了音讯。我都快记不准他的模样了。妈妈老是和我讲他，讲他俩的过去，讲着讲着哭了出来。妈妈哭了，当儿子的只好陪着她哭。唉，哭得真没劲，人为什么要哭呢？

照妈妈的说法，我是猴子投胎，手脚一刻也闲不住。小时候上树掏鸟窝跌折过手，跳进对面大楼的水箱去洗澡，差点成了落水鬼。这阵子外面举重摔跤成风，我也很想弄条灯笼裤穿穿。妈妈是个怪人，她不喜欢的也不许儿子喜欢。这个倒运的美术教师，在校没人听她的就回来教我。我是画画的料吗？啃一个石膏像要几十个小时，我真恨透了！我把账算在那个叫摩西的洋鬼子头上，于是我把他的石膏头一砸两半。

“欢欢，画完了？”妈妈问我。

“完了。”

妈妈说得不错，撒谎总是要被揭穿的，好孩子不撒谎。

我欺骗了她，证明我不是好孩子，而坏孩子是应当受到惩罚的。她开始打我了，打得真狠！我咬紧牙，不哭不叫，就象当年爸爸那样。我心里说：打吧，打吧，你要后悔的！

她果然后悔了，扔掉尺，抱住我哭了。

听说爸爸已从隔离室出来，被送到干校去了。娘儿俩天天盼他，可总不见他的人影。我们等着，等着。

一直等到我十五岁生日的黄昏，当一个满头白发的人一瘸一瘸进来时，我楞住了。也许父子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信息，我认出他来，扑上前去：

“爸爸！爸爸！我想你！”

爸爸一把抱住我，“好孩子！”

“爸爸，你别哭，我长大了给你报仇！”

父亲吃惊地推开我，“不许胡说！爸爸宣传了修正主义，我对不起党！”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这天是我家最高兴的一天，也是最伤心的一天。我们哭完了笑，笑完了又哭，一家人全都发毛病了。多少日子没坐在一张桌上吃饭，我咬着筷子，看看爸爸，再看看妈妈，如同在梦中。

“我说，你别干了，你想想孩子，想想自己，也想想我。去当排字工吧，就象我们结婚时那样。”这是妈妈在说。

爸爸摇摇头。

“如今的报纸，换谁都没法编，你老了，犯不着。”

“没法编也得编，他们叫干，你不干行吗？”爸爸叹了口气。

我听得似懂非懂，特别是熄灯前妈妈的这句话，她又象玩笑，又象当真：

“我要拯救你的灵魂。真的！”

妈妈死了！尸体是卡车司机发现的，半年以后才抓到凶手。凶手他赌输了钱就拦路抢劫，抢了还不许人叫，一叫他就杀人！凶手的年纪和我一样大，我总觉得杀死妈妈的不是他，而是我。要不是去给我借石膏像，她能这么晚回家吗？我家真是倒霉透了！隔壁老太婆说我家“风水不好”，还说我“命太硬”，是吗？

爸爸说：“孩子，跟妈妈讲几句话，往后，我们再也见不着她了！”

也不知为什么，我举起了右手，哭着向妈妈宣誓：

“好妈妈！欢欢保证……一定要拯救……爸爸的灵魂！”

爸爸慌忙掩住我的嘴。

没有妈妈，这家就不能算家了，它没有家的温暖。更何况爸爸又病倒了，他的心脏跳得象快摆手表。生儿子的优越性这时体现出来了，我不去上学，天天守在家里。

我把摩西的头粘了起来，一个人躲在贮藏室里画着。画着画着就想起了妈妈。我后悔，不该打碎摩西的头，太伤了妈妈的心。爸爸怕我坐出病来，撵我出去玩。我能上哪儿去呢？

晚上，昏黄的灯下，我捧起了画板。一只小老鼠探头探脑地爬出洞来，“吱吱”叫两声，走几步，朝我看一眼。它没

惹我，我不去伤害它。因它老是晚上出来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“黑黑”。

家中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，有的还沾亲带故。哼，不就是因为爸爸又当上编辑了吗？他们给我吃的，我不稀罕。我喜欢妈妈的家，虽说只有娘儿俩，但有家的模样，什么都是齐齐整整的。老头子如今忙了，天天很晚回家。他平时很少管我，月底却要我向汇报思想。这次是这样开始的：

“欢欢，你坐下。”爸爸停下笔，端起了茶杯。

我坐下了。我吃了三天面包了，我对他很不满意，更何况是他药死了黑黑，这不行，我要发泄发泄。

“爸爸，你的思想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汇报？”我开始挑衅了。

“不要这样说话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我是你老子。”啊，法宝搬出来了！

他不让说也不行，我非说，还越说越来劲：

“我们是阶级关系，你是统治阶级，我是被统治阶级。不对吗？”

“不对。你是剥削阶级，我是被剥削阶级。”

“你把我收回去吧，这种日子，我不在乎！”

“什么？”父亲放下茶杯。

“你生了我一回，我伺候你四个月，咱们谁都不欠谁。”

“你想教训我吗？”父亲的脸变得更难看了。

“我教育教育你嘛，”我委屈地说。

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我走到他跟前，“爸爸！我是你儿子，我叫了你几万声爸爸，你忘记了？儿子还抵不上这堆破纸吗？妈妈给我洗衣做饭，你尽给我面包，妈妈教我读书画画，你教了我什么？你不是爸爸么？爸爸能白当吗！”

父亲的头越来越低，最后竟捧着脑袋哭了起来。快六十的人了，哭得象没妈妈的小狗。

“爸爸，别哭，欢欢再不说了！”

“好孩子，我能教你什么呢？”钢笔在他手中折断了。“这不是好东西啊！”

根据电报，我得到火车站去接父亲。等车，该死的电车老不来，车站上的人都在骂娘。

从一条黑洞洞的小弄里转出来两个人，抽着烟，穿着过时的“黑包裤”和“懂经鞋”。他俩吹着口哨，朝树影中的一个姑娘走去。几声低语之后，只听见那姑娘的一声尖叫：“流氓！”等车的人们围了上去。

流氓满不在乎：“我警告你们，少管闲事！”

电车来了，人们争先恐后地往上挤。我招呼那姑娘上车，流氓伸手拦住她，冲着我问：

“小阿弟，你是哪只角子的？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我一句话把他弹了回去。

“你走开，黄鱼头。”另一个走了上来，吐掉烟头，一伸手从腰里摸出两把刀来。“挑一把，对开！”

我不由地朝后退了一步：云南的牛角刀，杀猪剔骨十分快当，在路灯下闪着寒光。我虽说学过几下“卜克星”，这

东西还从没玩过。

“挑吧，不挑快滚！”

我大声对姑娘说：“你走！”说着，挥起一拳把刀给打飞了。他俩一齐冲上来，我吃了几拳，脸上火辣辣的。但我毕竟是练过的，我急忙退到墙角，盯着他们的脑袋伺机出拳。

“着火啦！着火啦！”

随着姑娘的叫声，附近住家的灯都亮了。流氓沉不住气，被我趁机踢翻了一个。谁知他倒地后捡起了刀子，那姑娘冲过去，死死抓住他握刀的手。

救火的人们涌了出来，把我们给救了。正乱着，一队“文攻武卫”恰好路过，他们抓不到流氓却抓住我，来来回回地盘问。问完了，我正想走，他们却叫我“跑一趟”。那个姑娘要跟去作证，却被他们轰走了。

我进“庙”了。

一个大耳朵汉子把牛角刀拿在手里，翻来复去看个不停，看够了对我说：

“你来。”

我跟着他绕了几个弯，走进一间古怪的屋子。这屋没窗，方方正正的，只有十来个平方。跟着又进来几个人，走在最后的那个女的把门关上了。不好！我发觉自己要倒霉。

大耳朵命令我：“站好，站凳上去！”

我刚站上去，凳子被他一脚踢翻，我重重地摔倒在地。他们全都乐了。

“起来!”那女的吆喝着。

他们朝我挥着拳头，从这个角打到那个角。我来回跑着，头撞到墙上，又撞到拳头上，怎么也躲不开。我什么都不顾了，嘴里骂着脏话，一拳紧接着一拳朝那狗女人打去。开始还听到她的惨叫，渐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我和另外几个难兄难弟被押上卡车去游街。破衣烂衫前挂着块牌牌：流氓殴斗犯。要不是有两个人民警察按着我的头，坐车兜风倒怪有意思的。只是两只手受点罪，因为我太不老实，手铐紧紧地卡在骨头上。

卡车在街上慢慢爬着，前面还有一辆宣传车开道，车顶上的喇叭在说着我们的坏话。人们用看猴子的神气看着我们。我居高临下，在人丛中找着熟悉的脸。不一会儿，车子开进了菜场。已经乱七八糟的菜场更乱了，谁的菜篮被踢了，谁的钱包不见了，老太婆骂，小姑娘也骂，骂着骂着打了起来。

回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已是中午，肚子受不得委屈，叫得一声比一声响。大耳朵吃饱喝足了，朝这边走来，我对他嚷道：

“我要吃饭!”

他毫不犹豫地赏了我两个耳刮子，另赏我一团回丝：

“擦车去，劳动劳动。”

他骑自行车却让我擦，天底下有那么美的事儿？我把回丝扔还给他。他又来劲了，棍子没头没脑地朝我打来。我一边招架一边骂：

“他妈的，老子出去非宰了你不可!”